

寒风起 冬意浓

编者按：秋去冬来万物休，唯有柿树挂灯笼。冬，是一个充满诗意与哲思的季节。冻山草甸的壮丽、丝丝落雨的柔情以及冬日暖阳下的红柿子，都是独属于这个季节的风情画卷。冬是万物蛰伏的序曲，默默酝酿着新生。让我们跟随本组散文，领略宝鸡初冬的自然风光，感受生命的顽强与坚韧。

冬日落雨

◎清泉东风

时间过得真快，又到了冬季。立冬之后，风中明显带了凉气，伴着丝丝雨滴，降温来得很快。

最近的天气就像换季时的心情一样，喜怒无常，变幻莫测。但我心中，始终对雨有一种特别的认识，细雨如筛，淅淅沥沥。每年这个时候，外面残叶飘零，家里暖意刚至，躺在床上闭上眼，听着窗外的雨声，简直就是大自然最美的乐曲。

细细的雨点落下，仿佛一位仙女踩着树叶降临人间。窸窸窣窣的脚步，那么轻那么柔。侧耳细听，能听到水珠从一片树叶落到另一片的“滴答”声。雨滴自高楼屋顶汇聚，跌落在楼下的雨棚上，“啪嗒啪嗒”摔成一个个重音，像音乐演奏中突然出现的休止符，屋顶排水管里的水流，时缓时急，流向大地。雨丝轻轻飘洒，滴滴润湿大地，将秋的残骸冲刷得干干净净，以一种崭新的姿态迎接新的开始。这雨不仅是天空的礼物，更是降临在每个人心间的一股暖流。

四季的雨丝就像乐章，虽没有激昂的旋律，却能随四季的变幻抚平人心浮躁，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，忘却世间的喧嚣与纷扰，使心变得格外宁静。

春天的雨是轻柔的使者，如牛毛细花针，更像细丝，宛如织女手中的银线，轻轻飘落。它是大自然派出的甘露仙子，润泽大地，唤醒沉睡的万物。每一滴春雨都带着新生的喜悦，似是对世界充满了期待。小草在雨丝中舒展，宛如新生的婴儿伸着懒腰，那是对生命复苏的欣喜；花朵在雨中娇嗔，恰似娇羞的少女轻舞罗裙，那是对春雨滋润万物的感激。那点点雨丝，带着希望与生机，为世界染上清新的色彩，恰似一幅淡雅的水墨画，晕染出春之韵，让人心头满是温暖与希望。

夏天的雨是激情的鼓手，它像千军万马奔腾而来，巨大的雨点如战鼓敲响在天地之间。那雨是脱缰的野马，肆意奔腾，每一滴夏雨都蕴含着奔放的热情，像是要把所有的力量都释放出来。雨打在荷叶上，荷叶成了它的舞台，荷叶下的水珠像是灵动跳跃的音符；雨落在湖水里，激起层层涟漪，像是奏响了激昂的交响曲，每一个音符都在湖面上跳跃欢腾。那倾盆而下的雨，有着宣泄不尽的热情，在闷热的夏日里，释放着无尽的活力，为世界带来清凉与畅快，仿若一场盛大的狂欢派对，让人也不由得随之热血沸腾，心中的烦闷被一扫而空。

秋天的雨是哀愁的诗人，丝丝细雨，宛如断肠人的眼泪，带着丝丝凉意，从空中洒下。每一滴秋雨都似承载着对离人的思念，带着淡淡的忧伤。它打湿了枫叶，让枫叶红得更艳，却又透着几分凄美，宛如佳人泣血，令人心生怜悯。秋雨淅淅沥沥，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和离别的故事，如怨如慕、如泣如诉，每一丝雨都牵动着心中的愁绪。秋雨为世界披上了一层忧伤的薄纱，恰似一首古老的悲歌，吟唱着生命的悲欢离合，让人沉浸在凄美又惆怅的情感中，思念起远方的亲人和逝去的时光。

冬天的雨是冷冽的画师，冰冷的雨夹着雪花，在寒风中飞舞，像一把把冰冷的刀。每一滴冬雨都透着孤独与坚毅，那是岁月沉淀后的冷静。它描绘出一幅萧瑟的画卷，让世界变得寂静而单调，然而这冷寂中，又有着别样的坚韧。冬雨用它独特的笔触，勾勒出生命在严寒中不屈的轮廓，犹如一位冷峻的艺术家，在冰天雪地中展现生命的倔强之美。这冷冽有着对顽强生命的敬意，让人在寒冷中感受到一种深沉的力量，也让孤寂的心有了一丝慰藉。

雪中柿子更红艳

◎罗凤霜

初冬时节，大地被一层洁白的雪毯轻轻覆盖。

行走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，我不禁想起，高考落榜那一年的冬天，我外出打工想挣点钱复读，但工钱却被黑心老板卷走，那天回家，走在大雪中，我步履艰难，心情更沉重。但当我抬头，看见山坡和地边的树上挂着红彤彤的柿子时，那壮观的景象顿时吸引了我。是雪花纷飞中的柿子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力量。

这些柿子，被大家亲切地称为“火罐罐”。霜降后，它们经历了自然的洗礼，变得更加甜美。我弯下腰，小心翼翼地捡起一个落在雪地上的柿子，轻轻拂去它身上的雪花，咬上一口，黏黏的，凉丝丝的甜润瞬间滑入喉咙，那份甜不仅停留在味蕾上，更唤醒了我心里深处关于冬天的美好记忆。

记得我小时候，母亲为了能让我们早点吃到柿子，或是将柿子放在米糠中催熟，或是用温水和桑叶泡去涩味，这样柿子吃起来就脆生生的，又甜又很爽口。那时的我们，总是迫不及待地围坐在火炉旁，拿起一个柿子，放在火上烤烤，待表皮裂开一条缝，再轻轻撕掉那层轻薄如纱的外皮，黄灿灿又软乎乎的果肉便呈现在眼前，忍不住咬上一口，那味道甜到心里，让人陶醉。

遇到收成好的年份，母亲和村里的婶子会把柿子去皮后和面，做成柿子饼，柿子饼香甜可口，是我们儿时的美味佳肴。在困难时期，母亲还会把柿子皮和麦糠、谷糠等一起炒干，用石磨磨成面，和着开水搅拌均匀后充饥……

此刻，风更猛，雪更大，我被风雪中顽强生长的柿子所折服。瞧，它们个个头戴一顶洁白的雪帽，露出红扑扑的小脸蛋。没有树叶的陪伴，没有人呵护，它们却依然能够倔强地活着，活得那么精神、那么鲜艳。我想，这不仅是生存本能，更是对生命的尊重与坚持。我明白了，即使环境再恶劣，只要心中有火，有希望，就能顽强地活下去，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。

火红的柿子仿佛是冬日里的灯塔，指引着归人的方向，也温暖着我那颗受伤的心。它们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，后来，我克服重重困难，通过自己多年的努力与奋斗，终于考上大学，有了工作……

如今，虽然生活富裕了，但关于柿子的那份记忆和对生活的热爱，却永远镌刻在我的心底。

太白冻山

◎关别录

小雪节气已过，依然暖阳高照，微风徐徐。禁不住高山草甸的诱惑与召唤，我们不畏山高路远，驾车直奔秦岭腹地——太白县境内的冻山。

择宽平之地泊车，选开阔之处过河，冬天的沧桑厚重扑面而来。山坡林间的树大多已经落叶归根，还有少许叶子虽然已经黄透，仍在紧紧地拥抱着树枝。寒流和风雪改变了它们的容颜，却无法横刀夺爱，拆散它们。

感慨正浓，忽然听到人声如潮，驻足回看，原来是登山爱好者从西安乘坐旅游大巴组团而来。他们装备专业，统一着装，步履轻快，活力四射，看上去都是中青年人。我们主动让行，与他们擦肩而过。看到这么多人精神抖擞地果敢向前，我们受到鼓舞，不由自主加快了步伐。

我们紧随其后，一鼓作气到了“练驴坡”。以前虽然听过这个令人生畏又有些怪俗的名字，但当我们身临其境，才有了真真切切的感受。原本泥沙混合的小路逐渐怪石嶙峋，像极了西岳华山的回心石地标。此处距山口五公里有余，在山谷沿河而上时如履平地，离开溪流至半山腰处也比较平缓，而练驴坡突然变得十分陡峭，坡度大约超过

了五十度。到这里，才算真正开始上山，眼前就像是华山又陡又长又窄的“千尺幢”和“百尺峡”，势如刀削，天开一线。不同的是，此处的地名非常形象，是山民根据生活经历命名的，没有被文人墨客渲染的书香之气。

小憩片刻，加水进食，补充能量，手脚并用，互相支撑，不到半个小时就征服了“张牙舞爪”的练驴坡。回过头来，脑子里灵光一现，冒出了小马过河的寓言故事。练驴坡没有“老牛”说的那么好走，也没有“松鼠”说的那么难上，不过如此，它却是怯弱者的拦路虎，是勇敢者的里程碑。唉！有许多人在许多时候，因为不能活学活用小学课本中的寓言哲理，错过了许多风景啊！

在练驴坡出口夹道欢迎我们的，不是迎客松或者红柳，而是高山草甸的延伸植被。老王和小宋首先受到草甸的“接见”，他们手舞足蹈，欢呼雀跃。小王拦住我，说上面风大容易感冒，休息一会，等汗干了再上去。他一屁股坐在草地上，翘首指认脚下的太白县城和远处的鳌山滑雪场。我第一次见识高山草甸，便不听劝阻，不顾风寒，急急忙忙投入草甸的怀抱。

冻山草甸十分神奇，生长在高寒地带的阳面山坡和平缓山顶，面

积广袤，以蒿草、茅草为主，杂草为辅，植株茎短，整齐划一，宛如地毯。草甸失绿未枯，生机勃勃，风韵犹存。小草染黄不倒，倔强不屈之骨气尚在，草地被针叶林或落叶阔叶混交林隔离成大小不等的若干区域，边缘被小灌木和柳丛包围，草坪和森林互相衬托，浑厚壮观，美不胜收。

我们几个都很贪婪，不愿浅尝辄止、留下遗憾，便又打起精神，向更远处的草甸和主峰进发。越过一块又一块草地，穿过一片又一片林带，我们终于登上冻山主峰。

冻山主峰海拔近3000米，由形状各异的高山石林组成，是第四纪冰川的遗迹。站在磐石之巅，举目四望，群山俯首称臣，俱在脚下，白云缭绕缥缈若海市蜃楼。鳌山积雪银光皑皑，鸡峰山巍峨若隐若现，跑马岭蜿蜒似天马行空，草甸流光溢彩好像高僧的袈裟……我们几个如痴如醉，流连忘返。忽然，听见有人高喊，“大家快下山吧，时间来不及了。”原来是俱乐部的导游在不远处摇着旗子，招呼那些登山爱好者陆续下山。此时天色渐暗，猎猎山风阵阵袭来，忽感衣单身冷，我们便匆匆留影定格美好记忆，依依不舍地告别仙境返程下山。别了，冻山！别了，草甸！

早冬小雪来

◎杨舟平

大文豪苏轼有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：“荷尽已无擎雨盖，菊残犹有傲霜枝。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正是橙黄橘绿时。”这是坡仙赞美初冬的一首名诗，托物言志，意境高远。

此诗是苏轼任杭州太守时所作，苏轼在杭州见到刘景文时，刘已58岁。经苏轼竭力保举，刘才得以小小升迁。不想只过了两年，刘就死去了。在苏轼眼里，刘是国士，是君子，他深感刘的坎坷遭遇，遂在早冬时分，有感而发，应景而作此诗。在苏子笔下，初冬虽然是天寒地冻的开始，但却是富有生气和诗意的，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节。

众人常常“伤春悲秋恨冬雪”，但坡仙苏轼却认为早冬是“一年好景”，由此看来，境由心造，时令于不同人眼里，便有不同的感受。

天文学意义的冬天自立冬就开始了。立冬时节，天气渐冷，日照渐短，随着立冬的到来，万物进入休养状态。这是农耕文明对于季节变换的重要认知，也是人们顺应自然、调整生活节奏的重要依据。按二十四节气的顺序，立冬过后是小雪，虽然名为“小雪”，但它并非严格界定降雪量级的节气，而是标志着天地间微妙变化的时令——此时地面尚未完全凝固于霜冻之中，雪花即便飘落，也是轻盈而稀疏，故得名“小雪”。小雪不仅是冬日序曲的正式启幕，也意味着真正的冬天即将临近，天气渐寒而白昼愈短，“冬阳”就显得尤为

珍贵可爱了，又是一年将尽时。

儿时对节气没什么概念，只知道冬天的第一场雪，纷飞飘忽，入地即化。这个时候，母亲可不管儿女愿不愿意，必须穿上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臃肿厚实的棉衣棉裤甚至棉鞋。有的母亲爱讲究，还给孩子在棉衣棉裤外罩一件涤卡面料的单衣单裤，以抵御往后日子的鹅毛大雪，或许也是为了保护棉衣，为了好看。总之，孩子们的这身行头一般要穿到来年的农历三月三，正所谓“三月三，驴捣鞍”，其实是说三月三一到，天热了，人要脱下棉衣换单衣了，这俗语是用驴比人还是人喻驴，我们不得而知。

古籍《群芳谱》中记载，“小雪气寒而将雪矣，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”。古人将小雪分为三候：一候虹藏不见。季春阳胜阴，故虹见；孟冬阴胜阳，故藏而不见；小雪以后，天地阴气盛，表现为雨少干燥或凝结成雪，彩虹自然罕见。二候天气上升地气下降。《释名》曰，冬曰上天，其气上腾，与地绝也。三候闭塞而成冬。古人认为，下雨、雷电、彩虹都是阴阳相交产生的自然现象。小雪来了，阳气藏于地中，阴气闭固而成冬。不交则不通，不通则闭塞，所以为冬季。古人很注重阴阳平衡，认为“小雪”以后，天地间阳气上升阴气下降，致天地不通，阴阳不交，故万物失去生机，天地闭塞而转入严寒的冬天，正如节气诗《小雪》中写的那

样：“太行初雪带寒风，一路凋零下赣中。菊萎东篱梅暗动，方知大地转阳升。”“小雪”过后万物转入冬眠，所谓“冬藏”就开始了。

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产物，节气与农事活动息息相关，“小雪”与“雨水”“谷雨”等节气一样，都是反映降水多少的节气。古人靠天吃饭，顺应自然，敬畏天地，根据节气变化安排生活和农事，所以有“小雪雪满天，来年必丰年”“到了小雪节，果树快修剪”“小雪地能耕，大雪船帆撑”等农谚流传。

在我国北方，小雪时节有吃羊肉御寒温补的习俗，或是腌制腊肉等到春节正好享用。风翔腊驴肉就是在这个时节前后开始腌制，也只有在这个季节腌制，口感才最佳。因为“小雪”后，气温急剧下降，天气变得干燥，所谓“冬腊风腌，蓄以御冬”就是这个道理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《问刘十九》写雪最富情趣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。”一幅美妙如画的小雪冬景图跃然纸上。

琼花飘落窗前树，雪花是冬天的名片，纯洁的化身，感情的结晶。雪花落在眼里，一字一句都是意，一步一摇全是景。趁寒气未盛，素心向冬，不囿于风雪，不囿于荆棘，终会得到属于自己的圆满。

冰花飞舞落人间，雪花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和希望，雨雪霏霏，春天还会远吗？围炉煮酒，吟诗赏雪，意兴阑珊。忘却凡尘纷扰，静享冬日清欢。

碎玉纷飞，银纱漫舞，早冬冷美小雪来！